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八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宋　袁樞　撰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

河南仗任若巳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名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逺人易為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頴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懐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兖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

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侯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五州内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

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内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

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

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旣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脫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兖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土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

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巳巳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灋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

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葢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旣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名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灋保等冀為巳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寛謂灋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欵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

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
瀍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
思政亦覺其詐密名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
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耻與高澄
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
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
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
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

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

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

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名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

荅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録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紹宗帥衆十萬據槖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

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亂白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怳惚將墜牀僧脩扶而就

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

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就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
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
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茲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
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
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
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扼拒投石之
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
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俟燎及鋒

刃暫交埃塵且接巳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乗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吴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遥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

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内潰令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乗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

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宫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隸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時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

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
陛下有繼絶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
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
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
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
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
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
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

甲燿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

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侍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叚韶夾渦而軍潛

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髪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

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馳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

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
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敎也神茂請
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
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
鎮願速開門黯曰旨不奉敇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
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
玊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
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

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顔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宫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

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吴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宫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

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

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迹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兖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

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幷及先王此乃梁王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王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諭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

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
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作亂
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
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
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
知之攝問具服乃寫荅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
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殲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
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葢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

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

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

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輙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脩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絶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

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徐思
玉爲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
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
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
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
聞上以貞爲始興内史亦不問景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
暴不濴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
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

致戕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曰
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已歸心大王景
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大喜
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
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内公爲其外何
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
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静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
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

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

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語荅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异

允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
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
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
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
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
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
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
三千户兼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

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栁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侯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

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爲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

大王舉兵内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
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
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
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
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
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
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
遂寢其議侃曰今兹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

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横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

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姚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内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

更相刼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噐都督城内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栁津等分守宫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虚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

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

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

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

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内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寢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黄廐上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

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内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鋭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

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姚宅遥語城中人曰若

必大致失亡昪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鶩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天地

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兹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

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

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

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

譟流涕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

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

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

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

子四東宫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

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

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

之賊騎出來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背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矟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

亂加敺捶瘦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資産悉與之奴乘良馬衣

錦袍於城下仰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太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太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

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

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寧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知猶在斯乃陛下寛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吴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所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所收集部曲欲用之所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所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

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卲陵王綸行

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斫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未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

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决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掛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

至鍾離聞侯景巳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

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

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

景追之縱火燒寺綸犇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

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

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舡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

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吴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吴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

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巳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栁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内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内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栅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脩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徴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閲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

豫章聞景已出横江棨就内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棨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宫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策豈得自安韋棨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㑹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棨棨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

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棨棨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棨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棨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棨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棨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

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栁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内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栅景亦

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横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迟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

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丙辰晦栁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栁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鋭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

以舟師截其後叔㫏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𤻮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

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栁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巳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絶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冩敕

於内放以從風兾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

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

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

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

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

縁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

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栁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

攻東府前栅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

皎帥鋭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巳丑引兵來至初

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膎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且求和以

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

賊舉兵圍宫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
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
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
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
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
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
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
華門景出栅門遥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

圍不解專脩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絶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啟云請敕此軍聚於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栁仲禮爲侍中尚書

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巳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戍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

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

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
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絶乃食鷄子綸因使
者𨗴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湘東王
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
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
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
之甞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
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

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悦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説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宫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冐陳讜直陛下崇飾虚誕

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當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脩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苻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主於輕薄賦課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

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姪孫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覧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

衆心猶望外援栁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顔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栁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㑹理與羊鵶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鵶仁等曉猶

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悦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横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决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

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

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宮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人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

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㩦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厢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宫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宫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

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巳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没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

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嘆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内積尸病篤未絶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

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兖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鎭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

理士馬甚盛僚佐説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簒位若四方拒絶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冠手不如殺絡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絡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絡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

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祇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悦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吴郡新城戍主戴僧逷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産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悦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

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宫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

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爲奴婢者皆免

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絶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據縣

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

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邀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烏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

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説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

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栅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爲

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

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専城朝廷傾危不復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籙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録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

戍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　宋子仙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巳敗出奔鄱陽鄱陽内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

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二吳盡没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與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

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度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

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宣城内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悦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宫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從鎮三章謂之安樂柵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

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絶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灋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栅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

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名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

晉熈爲晉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輙改易
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
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
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
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京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
食多餓死者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秘不發
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
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

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爲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初東魏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太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

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犇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棨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狥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黄灋𣰰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灋𣰰監郡事灋𣰰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灋𣰰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灋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

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郃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栅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

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索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名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

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熈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栁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

侯通理俱殺之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晃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隅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貢正德之弟子子邕愴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絶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龎消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

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雋爲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内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携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閨

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厙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爲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内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來矣

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旣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鬚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宣州

刺史王綝郴州刺史裴之横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

節鉞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

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

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

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

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

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

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内爲誰荅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説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曽不内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

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

干據白堵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巳急追之及於芉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

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黄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

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舡前後相失太子舡入樅陽浦舡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

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遥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火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

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為兖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

辛丑王僧辯乗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凞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

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譏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衞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衞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

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

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加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我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

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以劉神茂爲司空　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絶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

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户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吴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曅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别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

田遷爲軍司掾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荅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巳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巳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鎻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咲之景黨有知

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匹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

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進至合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荅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

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
曅酈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
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
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
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
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
月已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
善水戰勿與爭鋒徃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歩騎

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䑸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

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嘆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舣艖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

徒令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
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
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絶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
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
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
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
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
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

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横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

敢入臺名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横杜龕屯杜老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

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蒲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内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宫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

議之庚寅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别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

舡共飲未竟並沉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
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
仗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
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
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
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
死節而求活草閒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
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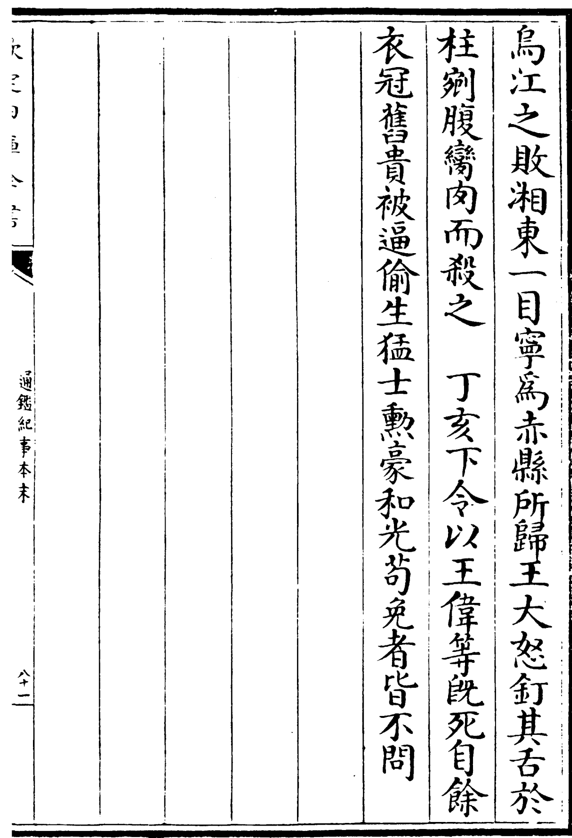
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雋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

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巳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效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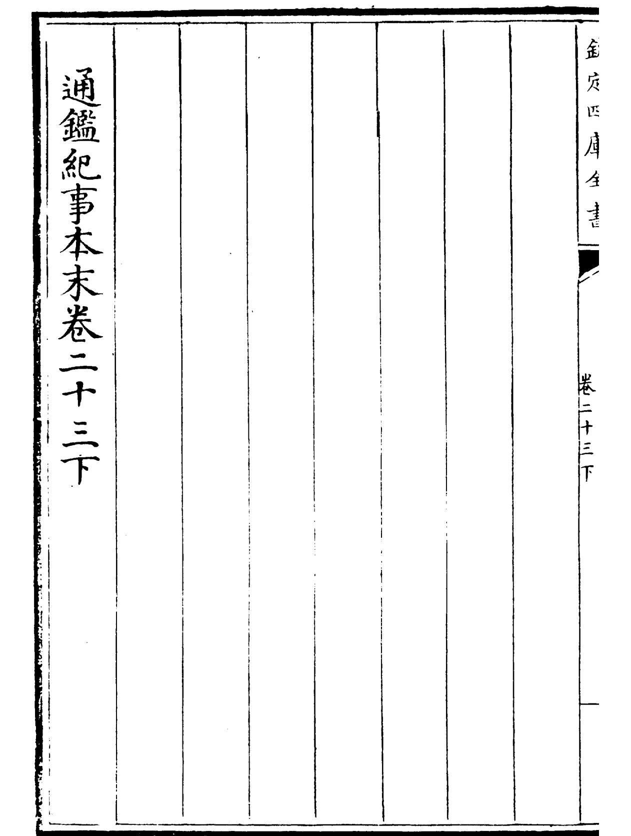
欲投水鶡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扶船底鶡以矟刺殺之尚書左僕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爲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剥其長子靣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獮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

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瘞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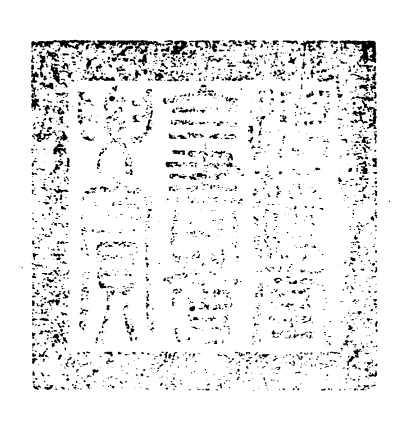
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
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
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
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
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
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
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
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



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旣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曹錫瓚